

兽之谷

● 红高原文学丛书 ●

作者·存文学（哈尼族）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作者·存文学（哈尼族）

兽谷之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兽之谷

存文学 著。关血韵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6,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22-00828-4/I·201 定价: 3.05 元

序

梁金泉

云南的丰饶、神奇、美丽举世闻名；云南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为世人瞩目。前些年，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文艺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说到云南文学的发展。就其总体、主流来说还是好的、健康和进取的。云南各民族作家较多地注重于植根本土，扎扎实实地开掘生活，逐步提高自身的艺术功力，辛勤地进行创作劳动。如果我们作一次检阅的话，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实绩已甚为可观；还有一个尤为令人兴奋的事实是：一大批各民族青年作家跻身到文学的队列中来了。一些从未有过书面文学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作家，甚至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带着浓郁的边疆民族生活气息，使人耳目一新。或许，他们的作品还算不上是鸿篇巨构，奉上的只是一朵小花，一株弱草，但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为了扶持各民族青年作家，将他们的创作成果介绍给文坛和读者，同时也为着帮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进而促

进云南文学创作的繁荣，云南省文联、作协云南分会、云南文学院与云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又得到全省各专州、县文联的大力支持，编辑出版了这套《红高原文学丛书》。它的宗旨之一是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就出书的对象来说，当然还是有限的，但推出这个“处女书系”却是必要的，它将对我省青年作者，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作者起到鼓舞作用，并将成为他们展示自己风采的文学舞台。第一本书是一个起点，面前的路还长。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作者，我们又严格要求于青年作者，希望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坚持主旋律，贴近现实生活，讴歌时代精神，赞颂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丰功伟业。与此同时，自觉地陶冶自己，使自己健康地成长起来。

“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云南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具有丰沃的文学土壤。各民族跨世纪的飞跃，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积淀；雄奇的古代、近代和革命历史；特别是当前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现实生活，都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富矿。希望我省有志气的作家们，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施展自己的才华，创作出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来，弘扬云南民族文化，为各族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乃至为中华文化奉献独具特色的瑰宝。这应当成为各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趁《红高原文学丛书》的出版，我愿表示这样殷切的期望。

1990年10月24日

目 录

火之谷	(1)
雾之谷	(56)
兽之谷	(128)
绿 光	(141)
狗 队	(212)

火之谷

你懂得河谷的语言吗？

也许，它是一首世界上最难懂的诗。

但是，我们懂。

“哥哥，沙普爷爷托赶马叔带来信了！”

一阵带着弹性的“咚咚”脚步响过之后，
在菩提树下练嗓子的梅梅挥着一封信跑进屋来，眸子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一封用糯米饭封了口，带着马汗味儿的信递到了我手里。真及时，才回到小城就收到了来信。

“看，这字真漂亮，是汪老师替爷爷写的。”梅梅胸脯一起一伏的，在一旁激动地指点着。

拆开看，信不太长。

杉杉、梅梅：

大学放假，你们一定回到了家，兄妹俩就约着进山来吧，看看你们生活过的河谷，离开都七八年了，真想你们呢。

还要告诉你们：我的儿子找到了，想不到吧，他就生活在我的眼皮子下。

你们的爷爷沙普

回来吧，杉杉，梅梅：

在学习之余，你们不是喜欢文学和音乐吗？

重温一下河谷里的生活，于你们不无好处，更重要的是，不要让河谷里的脚印在记忆深处消失了。

汪明×年×月×日

回河谷去！在省城我和梅梅就商定了，爷爷的来信，像春风鼓起了我们展开的翅膀。

匆匆作好准备，带上几瓶给爷爷的酒和给老师配的一副眼镜，我们出发了。

一

路，还是那条赶马来去的山路，只是路边的小树被砍去了些，沿路不时有标着红字的木牌从茵绿的草丛里露出来，通往河谷的公路就要开挖了。

就在这山路上，我们流下过汗珠和泪滴。这路啊，像

一条长长无尽的带子，飘在山颠，缠在山腰，甩下谷底。紫绕在我们的梦里，铺展在我们心上，将我们的现在和过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路，天上的，海上的，总感到没有走在山路上那么踏实。

山路啊，你是我们绵绵的情思……

山路啊，你还记得当年踏着杂沓的马蹄印，以马粪蛋为路标，到遥远的河谷寻找亲人的兄妹俩吗？

几天前，阿妈被那些戴红袖套的人逼死了。

早在两个月前，阿爸就被送到河谷农场劳动去了。他托人带来一张纸条，要我们等一位名叫沙普的哈尼族老爷爷来接我们。

几天过去了，不见爷爷来，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带上邻居的女孩子梅梅，打听了到河谷的小路。

步出小城，在这崎岖的小路上糊糊涂涂的走了三天了。

一会儿像鹿子一样爬上陡坡，一会儿像蛇一样滑下山谷，别说梅梅才九岁，还是稀饭烫了嘴巴也会哭的年龄，就连我这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也支持不住了。

从未出过远门，第一天傍晚我们就把带的饼干吃光了，背壶里的水也喝完了。

一路上就靠野果充饥。

这天，好不容易见到一棵结满彤红果子的野枇杷树。梅梅张着干裂的小嘴，用乞求的目光看着我。我却搂不住树身，攀了几次都滑了下来。

从地上拾起一节枯树枝投上去，到了半空没能碰到果子。

“来，梅梅，我们拉起手抱着树身摇。”

真可怜，把吃奶的气力都使出了，也没能把大树摇动一丝儿。

拨开树下的草丛、枯叶，我们真盼找到一枚被风儿吹落的果子，找了半天，还是失望了。

唉！

这时，我的心里蓦然生出一个幼稚的想法，在树下藏起来，说不定会飞来一群馋嘴老鸦把熟透的果子碰落。

藏了半天，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只花脚蚊子在我的脸上叮了一口，我醒了。

一看，林子被沉沉的暮霭笼罩了。

“梅梅，醒醒，天快黑了。”我轻轻地把翕动着鼻翼的梅梅推醒。

让梅梅拽着我的衣角，又赶路了……

苍苍莽莽的荒野上燃着一堆篝火。

呼啸的山风舞动着通红的火焰，给四周的群山、树林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啊，火！我狂喜的大叫起来，拽着梅梅猛跑了几步，“噗通”一声跌倒了。

扶着路旁的小树，我想站起来，可是双脚仿佛被人抽了筋似的，软乎乎的怎么也站不起来。

梅梅也宛若一条离了架的豆藤一样，无力地偎在我身

上。

“哥哥，我走不动了，今晚就躺在这里算了。”梅梅凑近我的耳朵细声细气地说。

“不，见到火就好了，我们有救了，你看火光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哥哥，我真渴，嗓子里像热火炭在烧呢。”梅梅又说了。

我要梅梅把嘴张开，拧开壶盖，凑在她的嘴边上，轻轻地拍着朝天的壶底，哪怕能抖落一滴水也好啊，可是没有。

渐渐感到身上有些凉了。

下露水了，摸摸身旁的小草，有些潮润润的。

伸出舌头舔了舔草尖，“啊！”又甜又凉。

我要梅梅也试试，她把小嘴凑在草尖上贪婪地吸吮着。

“梅梅，躺在这里害怕吗？我给你找吃的去。”离火堆还有较远的一段路，我准备让梅梅躺下，弄到吃的再来找她。

梅梅那纤细的身子像风中的小草一样颤抖起来。

“梅梅，别怕，看那边有萤火虫打着小电筒给你作伴呢。”我指着点点流萤安慰她说。

梅梅沉默了一会：“哥哥，你去吧，我等着你。”

挎上水壶，我慢慢地朝篝火的方向爬去，累了，停一停。

抬头看，一弯淡黄的冷月发出了微弱的光，星星若明若暗地眨动着神奇的眼睛在窥望着。

要不是身后有一双盼望的眼睛，我真想不动了，就这么躺下去，哪怕再也不起来。

梅梅真怪可怜的，阿爸被人毒打之后，忍受不了耻辱，跳到小城外一个小湖里淹死了，阿妈又到河谷农场去了，家里就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人。阿妈叫我把梅梅领到家里。阿妈临死，一再叮嘱，要我把梅梅当自己的妹妹，带好她。

终于，我一步步挨近了火堆。但是，我惊住了。几个赶马人正在操刀剥一条牛，他们赶的是马，怎么在剥牛呢！难道他们把别人的牛偷了？

我想起了那些偷牛贼的故事，真莽撞，应该仔细看看再靠近才是呢，我暗自责备，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我想退到马驮子后藏起来。

突然，从马驮子下蹿出一道黑影，一条卷毛大黄狗“汪汪”地叫着朝我扑来，正想躲，不由腿一软……

……

“小阿弟，小阿弟……醒醒。”一阵飘渺的声音。

我被摇醒了，一个缠着包头，长着长胡子的老爷爷把我抱在怀里，一双慈祥的目光看着我，

“小阿弟醒了！”老爷爷惊喜地叫着“快端碗米汤来。”

米汤端来了，爷爷扶起我的头，一股甜津津、热乎乎的汁液流进了嘴里。

“妹妹，还有我的妹妹，她还躺在后面呢。”这下子，我顾不上这些赶马人是不是“贼”了。

爷爷放下我，从火堆里拾起一根正在燃烧的木柴，当

火把用。

“嗯！”火被吹灭了，他就一晃一甩地让木柴上的红炭光照着路，寻梅梅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爷爷就背着梅梅回来了，也给喂了米汤。

梅梅醒了。

“喂，煮饭的大哥，手脚快些，这小弟小妹饿坏了呢。”老爷爷催促着。

“快了，沙普爷爷。”

“怎么？你就是沙普爷爷呀！”我站起身，拉着爷爷的手。

“孩子，你们是——”爷爷仔细地打量着我和梅梅。

“我是杉杉，她是梅梅。”

爷爷倏然把我们揽过去：“孩子，这一路让你们受苦了，你阿爸要我出山接你们，到城里打听，才知道你们出门了，迷路了吧，这山路像一棵放倒的树，枝枝丫丫多着呢。”

赶马叔给我们端来了香喷喷的锣锅饭。

“有没有菜下饭？”

“没啦，刚才出山打猎的，连泡麂子屁也没闻到。”

“没有就下箐去，捞两颗石头来煮汤。”说的也真玄乎，石头也能煮汤！

有人打着火把下箐去了，过了一阵，果然捞来两颗沾满绿盈盈青苔的石头。

赶马叔把锣锅盖子翻过来，放置在火堆的三角石上，烧一会儿，“嘣嘣”把石头放下去，用筷子搅了两搅，放进油盐，冲进凉水，锅里立时腾起了一股白烟。

沙普爷爷把一碗汤端来，让我们喝。

第一口稍稍喝了点，真甜！再一喝，真鲜呢，一股子浓浓的鱼腥味儿。

吃完饭，赶马叔们把牛剥好了，火堆旁铺着的叶子上，放着一堆肉。

“小阿弟，不是大叔们小气，连点肉味也不让你们尝。这牛是让豺狼咬死了，是去打猎的大叔碰上，我们把它扛回来的，明天得给主人送去。”

哦，是这么回事。

“我还以为你们偷了人家的呢！”

“哈哈！”赶马叔们全都大笑了，“偷，我们还没有拜师呢！”

看我们疲倦的样子，赶马叔在驮子下为我们铺了床。

夜半，呼呼的山风从马驮子下直灌进来，冷飕飕的，我醒了。

火堆旁不时传来说笑声，赶马叔们还在火堆旁烤火呢。

有个赶马叔轻轻地弹拨着小三弦，边弹边唱起了山里人的歌：

小小三弦轻又轻，

弹起调子脆又清，

琴声悠悠飘过河，

洗衣阿妹细细听。
里家……

多快乐的赶马叔啊！也许，他们的阿妈是唱着山歌把他们生下来的呢。

“各位赶马哥，让嘴巴歇歇气吧，留着些歌明天唱，让小阿弟小阿妹也听听。”沙普爷爷笑着诙谐地说。

我知道爷爷是耽心把我们吵醒了呢。

兴趣十足的赶马叔伸伸舌头。

谈话声渐小，火堆的木柴不时“劈啪”、“劈啪”爆出散乱的火星子。

“哟，风儿这么大，不要把杉杉、梅梅冷醒了。”

接着传来了脚步声，马驮子外一黑，冷风被挡住了，里面顿时热乎了。

“爷爷，这风，如同小刀子一样扎人，冷着呢，你老人家上了年纪，让我们来挡吧，你烤火去。”

“不了，你们年轻人干的活累，身体要紧，休息去吧。”

“都说到哪儿去了，我们拉着马尾巴也能做梦呢。”

“你们都别跟我争了，没能在城里把孩子接上，心里就很难过了，让我挡挡风，这样心里才好受些。”

赶马叔们只好罢了。

风儿“呜呜”地在外面叫着。

卷毛大黄狗偶尔发出三两声“汪汪”的叫。

爷爷啊，你多像一塘火，把我们身心都暖透了。

我想起阿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只小金鹿让豺狼

追得拼命地跑啊跑，远远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小金鹿迷路了，星空下它望着一颗银亮亮的星星在流泪，在思念家里的阿爸阿妈。

突然，就从那闪烁的星星里飘飘然地走下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把它带回了家园。

沙普爷爷，不就是这样的爷爷吗？或许他就是那位救了小金鹿的爷爷呢！我真想出去，摸一摸爷爷那长长的胡须。

身旁的梅梅发出“嗯嗯”的呻吟。

“梅梅，怎么啦？”

“脚真疼！”

多粗心，睡觉前竟把梅梅踢伤了脚趾的事给忘了。

“你就忍忍吧！天亮了哥哥给你包裹。”

梅梅不再呻吟了。

爷爷听到了：“梅梅，出来，爷爷给你看看。”

梅梅钻到驮子外，沙普爷爷解开衣服捂住了她的脚，抱到火堆旁。

“爷爷，哥哥的脚也伤了。”

“伤了，也来让我看看。”

几个赶马叔，倒出竹烟筒的水，为我们冲洗了脚趾，用来消毒。

爷爷将一把艾蒿叶放进嘴里，慢慢嚼了，敷在我们伤处。

“呸！”吐掉一口苦涩的汁水，沙普爷爷又解下包头，

“嘹啦”撕下一条布带子把我们的伤处包扎好。

“杉杉，出门在外，疼了病了要吭声。”爷爷抚摸着我说。

“是的，小阿弟，人不能把家顶在头上出门，在外面谁都会遇到难处，少不了你帮我，我帮你的。”一个赶马叔说。

我们又来到了这片荒野上，寻觅当年在马驮子下躺过的地方和那堆篝火的位置。

一切都还在，只是多了个微带笑容的红路标。

梅梅采撷了一片艾蒿叶，皱着鼻子闻了又闻：“哥哥，不久这里将在推土机轰鸣声中消失了。”她无限眷恋地说。

“不会的，心灵深处的位置什么机也推不掉。”

从林子里捡来一堆枯树枝燃起了熊熊的大火，用雨布搭了两间窝棚，我们在这里过夜。

荒野里静悄悄的。

偶尔，黑森森的林子里传来几声麝子叫。

“哥哥，要是我们站在远远的山头上看这篝火，它该多美啊，你说，这火像个什么样儿呢，一朵彤红彤红的攀枝花，还是一朵绚丽夺目的红山茶？”梅梅打破了寂静。

“也许，又像攀枝花，又像红山茶，世界上的事物，往往需要有一个距离去观察，才能发现它真正的美。”

那么，明天就要踏入的河谷呢？发现它真正的美也需要时间的距离吧！